

美人香里说宋词



潘小嫻 著

毕淑敏、慕容雪村、林少华、洁尘鼎力推荐
当代才女潘小嫻的倾情力作
华丽文字，绽放宋词的温柔与缠绵
安意如之后最富诗意的解读

ISBN 7-309-06111-1
定价：25.00元



目 录

那一段段，野蛮柔情	1
长情，始于初相识的浪漫	6
萍水相逢，华美如花	10
紫阳花男人	16
娇娇新嫁娘，弄笔偎人久	22
酒醉花美，闺蜜们的快乐光阴	28
他们的爱，暗地妖娆	33
花样年华	39
美人逝去，泪断肠	45
爱情绝缘体，也有浓情时	51
美人幻影，花落花开流年度	56
日日醉湖边，诗酒趁华年	61
爱情灿开时，花市灯如昼	66
颜色如花命如叶	71
樱桃熟菊花开，草木相思惹人怜	77
招蜂引蝶，那些花事的余香	82
情场痴儿，歌尽桃花扇底风	87
烟花深处，为伊消得人憔悴（上篇）	92
烟花深处，为伊消得人憔悴（下篇）	96
执手相看，愤青的那一缕柔软反叛	101
情歌王子，公然走私的爱情	108
花落花开的传奇	114
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	120
自恋狂人，红杏枝头春意闹	126
花花公子，云破月来花弄影	133
美人自恋，自是花中第一流	140
若即若离，朝朝暮暮总关情	146
寸寸柔肠，离愁渐远渐无穷	15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上篇）	158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下篇）	162
单飞鸳鸯，多情却被无情恼	168
摇首出红尘，自歌自舞自开怀	175
美人家在江南住	182
沧桑情事，地老天荒	188
流年暗偷换，春水向东流	195
少年情侣，最凄美的青春之书	201
寂寞沙洲，宅男宅女的惆怅诗意	208

那一段段，野蛮柔情

第一：不要叫她温柔；

第二：不要让她喝三杯以上，否则她会逢人就打；

第三：在咖啡馆一定要喝咖啡，不要喝可乐或橙汁；

第四：如果她打你，一定要装得很疼，如果真的很疼，那要装得没事；

第五：在你们认识的第一百天，一定要去她班上送一枝玫瑰，她会非常喜欢；

第六：你一定要学会击剑、打壁球；

第七：要随时做好蹲监狱的思想准备；

第八：如果她说她会杀了你，不要当真，这样你会好受些；

第九：如果她的鞋穿着不舒服，一定要和她换鞋穿；

第十：她喜欢写东西，要好好地鼓励她。

这是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里，男主角牵牛在餐厅里对“野蛮女友”的新男友说的“好男友十大法则”的一番话。此后，“好男友十大法则”立马被奉为了新时代的经典爱情对白。而电影中那个独立自强、可爱、坚韧加一点点小调皮的“野蛮女友”，顿时席卷了都市男女的心。“野蛮女友”迅速流行起来，成为一个时尚语汇，成为了有点小小反叛个性的时代女性的专有名词。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标准女性都是整天苦苦的样子。她们是生活的弱者，这为大男子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她们需要保护，而他们也乐于这么做，以彰显他们的伟岸。尽管女人变得野蛮些，可能会给爱情平添不少风情，就像《我的野蛮女友》中的“野蛮女友”，随手肆意地叉腰、出拳，竟荡漾出万般风情来。但从古到今，“野蛮女友”的影子还是少之又少。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中国女性们渴望“野蛮柔情”的心声从未表达过。其实，中国女性的“野蛮柔情”早就若隐若现地隐藏在传统诗词里了。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柳永歌咏的那句宋词——“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弹，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定风波》

这是一首闺怨词，但女子的怨，却不是一味地长吁短叹，而是怨得既无比柔情又散发着丝丝的娇蛮情趣。

女子说：自入春以来，见到那绿叶红花全像是带着愁苦，我这一寸寸的芳心越显得百无聊赖了。太阳已经升到了树梢，黄莺也开始在柳条间穿飞鸣叫，我却还懒洋洋地压着绣被，不想起床。肌肤上的胭脂、膏沐早已消散尽净，满头的秀发也已低垂散乱，但我终日里却心灰意懒，没有任何心情对镜梳妆。万般无奈，只可恨那薄情郎自从离开我后，竟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寄回来！

早知如此，真后悔当初没有把他的马鞍（好比现今男人们手中的私家车钥匙）锁起来。好让他永远留在我的身旁，在那间有着漂亮鸡心型窗子的闺房里，让他自己铺上纸写写字、念他的功课，吟他的诗作他的词。我也就不必躲躲闪闪，整日里可以与他相伴。我手拿着针线做女工，闲来，让他帮我捧住绣线的线团，好好地陪我说说话。这种相爱相守的乐趣该有多浓、多美呀，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天天地把青春年少的光阴白白地虚度了。

《定风波》里的女子思念男友，思念得柔肠寸断，长久以来不事打扮、不加保养，相思的苦恼，已弄得她形容憔悴。转而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变得“野蛮”一些，把他的“雕鞍”锁起来，用现代的话说来，就是把男人的汽车锁好，让他不能离开，以便整天陪伴着自己。大胆露骨的爱情宣言，透着丝丝的顽皮，勾画出了一个女人理想中的务实、平俗的爱情生活图景。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借相好女子的口吻表达了对功名利禄、远大前程的唾弃。在女子看来，青春年少，男恩女爱，才是人间最可宝贵的，至于什么功名富贵、仕途经济，统统都是可有可无的。然而在男子们奔竞于仕途的社会里，这种极平常的“野蛮”愿望自然也变得遥不可及了。因为女子所显露出来的看似“野蛮”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愿望，在正统士大夫文人看来，变得“俗不可耐”和“离经叛道”。也因此，“针线闲拈伴伊坐”曾经引发了一段柳永被黜的故事。

张舜民《画墁录》有如下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柳遂退。

这段话是说：柳永因为写《鹤冲天》词得罪了仁宗皇帝，尽管考上了进士，但吏部的官员却不敢给他安排官职。柳永觉得很委屈，于是便到当朝宰相晏殊的办公室去上访、讨说法。晏殊很委婉地给柳永解释说，贤俊写词吗？意思是说，你柳永整天在写一些流俗人喜欢的词，传得名声很不好，我怎么敢给官你当呢？柳永心里虽然明白晏殊的意思，但觉得晏殊对自己的指责并不是很严丝合缝，就赶紧辩护了一句：我柳永只不过是和您相公一样，也喜欢写写词而已嘛，为什么把问题看得那么重？晏殊说，我虽然也作曲子，但从来没有写过“针线闲拈伴伊坐”这样的话吧。柳永被晏殊点中了要害，只好乖乖地告退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宰相晏殊觉得柳永这种唾弃与蔑视功名利禄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至于那种借女子口吻大肆追求平俗爱情的情怀，更是离经叛道了。所以，在宋代，作为一个女子，就算有着再多渴望相依相守的“野蛮”情怀，也只能被沉甸甸地压抑在心中，最多也只可以作为一种美好而且遥远到天边的愿望，偶尔发泄发泄一下而已。

但一旦找到机会发泄出来了，中国女性的“野蛮柔情”，也会闪烁出一种电光火石般的耀眼图景：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吕本中《采桑子》

一个深闺里的女子，凭窗远望，看不一会儿眼睛就湿润了，清泪揉碎一地月光，心里就发起恨来了，“野蛮”的性情，也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

心上人啊，真恨你！怎么你就不能像这江楼上的月亮一样，不论走到南北东西，都能和我相守相随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呢？

心上人啊，真恨你！怎么你就这么像这江楼上的月亮，刚刚才圆满了一阵子，很快就又残缺（离别）了。我们下一次团圆的日子，要等到何时才会到来呀？

深闺女子，不发泄则已，一发泄便恨字当头：恨得咬牙切齿，很典型的恨铁不成钢的那种。这是爱得极深切才有的钻入心窝里的不舒服。这是一种深爱带来的无奈、抱怨和遗憾。而且，这恨，怎么看都带有一种不讲道理的蛮横情绪：不像月亮也恨，太像月亮也恨！反正左右都是那个不在自己身边的男子的错，都是你招惹出来的不舒服，所以，要恨、恨、恨个不休。

如此野蛮的发泄，哪个男子听了，心里不备受折磨？不过，我相信，这饱含真情地说出的话，不论是多么的蛮横与折磨，但在心灵相通的爱人听来，都应该是最动听的一首歌。就像《我的野蛮女友》里的男孩牵牛，并不是因为惧怕“野蛮女友”的蛮横才屈服和妥协，他为“野蛮女友”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爱。因为爱，所以付出再多也不觉得累；因为爱，受再多的委屈，也不觉得苦。

《我的野蛮女友》里有那么一句座右铭：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折磨你才是爱你。女人有点野蛮，折腾起爱情来，多么的别有风情。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女典型——林黛玉同学，又何尝不是一个野蛮的高手呢？“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的她，那令人怜爱的好

哭和爱闹小性儿的娇蛮劲儿，总是能把贾宝玉折腾得心神荡漾。比起宝姐姐的温吞水一样的柔情来，不知让贾宝玉感觉自在多少倍。

而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出现在男人面前的，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无主见的传统形象，而是独立、自强、自爱的新型女性形象。经济的独立，使得新时代女性，娇蛮或者说野蛮起来，更有了傲人的资本。根本不用像宋词里的那些女人，只能在嘴里说说“野蛮”的话，让满怀心事在旧胶片的光影中，静静流淌成一段段让人难忘的野蛮柔情。

不过，在现实当中，一个女人，如果总是在男人面前娇蛮无理，不管这种娇蛮，曾经多么的有情趣，也终究会变得淡乎寡味的。男人没有那么多精力和心思去照顾只知道一味柔弱的女友，同样的，男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心思去忍受女友的过分野蛮的行径。

南宋词人辛弃疾，早在其《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那首词里，就说过——“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意思是说，任何事物，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过度了就会成为灾害！这无非是在提醒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适当的度。毫无疑问，爱情也是一样的。所以，现代女性如果能学会适时、适度地释放自己的野蛮柔情，不仅能给爱情添点醋意，更能添点红酒的飘香气味。

长情，始于初相识的浪漫

《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让人柔肠寸断。

黛玉将残花落瓣收拢掩埋，悲悲切切唱着《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这感叹身世遭遇的《葬花吟》，直唱得宝哥哥心碎肠断，恹倒在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也撒了一地。

其实，葬花并不是林黛玉的专利，只是《红楼梦》这部小说太深入人心了，所以，一提起葬花，人们就想到林妹妹那里去了。追寻起来，葬花词，一开始还是男人们写的，只不过，那时候不叫葬花，而叫瘞花。瘞，即为埋葬之意。北朝的庾信写过《瘞花铭》，而南宋词人吴文英的《风入松》中也有“愁草瘞花铭”的句子。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瘞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吴文英《风入松》

清明是一个怀思的季节，清明常常是会下雨的，雨本来就容易滋生闲愁，滴答滴答的，像思念般绵绵不断。记忆，被这无止无休的淅淅沥沥，愈洗愈清晰。在这样的季节里怀思自己的恋人，那更是愁上加愁了：

“听着凄风声，听着苦雨声，我独自寂寞地度过了清明佳节。带着无处排解的相思愁绪，我掩埋好遍地的落花，满怀忧愁地起草了一阕‘葬花词’。小楼前，绿树已渐渐成荫，浓浓密密的，那是你我曾经依依惜别的地方。如今，柔丝袅娜的每一枝柳条，都饱含着我的一寸柔情，而万丝柳便该含有我的万尺柔情了。在乍暖还寒的春日，我独自一个人喝着闷酒，想借几分醉意进入梦境，重见你一面。不料，却被门外黄莺儿杂乱的啼声惊醒了我的晓梦。

“西园里，我们曾一起生活过的林地和亭台，我每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希望你的身姿能重新出现。我也每天依旧到西园里来欣赏春天雨后新晴的美景，回忆你在时的甜蜜。阳光下，黄蜂儿频频扑向你曾荡过的秋千绳索，想来，一定是那上面还有你的纤纤素手所抚过而留下的芳香。我是多么的惆怅，因为穿着一双绣有鸳鸯图案的鞋子的你并没有出现，那幽暗寂寥的空空石阶，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恣意地长出了青青的苔藓。”

宋词的基调是“男子而作闺音”，即男作者借用女子的角度、口吻进行创作，抒发情感。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是屈原的《离骚》。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长期专制统治下文人心态的影响以及宋代多元化的文化思想，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使得这种“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在宋词中大行其道。所以，我们读宋词，读到的几乎都是男作者们以女子的口吻在诉说着绵绵情思，反而甚少有以男子的角度去写思念的。

但吴文英的这首《风入松》词，却是明白地以男子的口吻，抒发出自己对心中所恋女子的情思。男子直接写自己的痴情，别有一番清雅素淡：写“葬花词”寄托自己的愁思；渴望喝醉酒，在梦中与恋人相会；尤其是“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这句最销魂。每念及此，我头脑里便会出现一个痴情男子长时间凝视秋千的画面——仿佛他也已幻化成飞舞的蜂儿，久久地徜徉在她曾经停驻过的秋千索上，嗅闻着她纤纤素手所留下的芳香。这样的迷恋幻觉，细腻委婉，至纯至美。

一段爱情的刻骨铭心之处，莫过于拥有专属两人的“浪漫产物”。《风入松》里专属他们两人的“浪漫产物”，不仅有纤手香凝的秋千，还有那一双绣有鸳鸯的鞋子。鸳鸯喻指恩爱夫妻，想这女子是多么的智慧，把自己的心事都藏进了鸳鸯鞋子里。她穿着鸳鸯鞋子袅袅婷婷而来，爱情也由此袅袅婷婷而开，然后，一路灿烂而去，最终成双成对，两人双栖，欢爱异常。但此刻，演绎他们恩爱的鸳鸯鞋却不见踪

影，男子睹不到“浪漫产物”，思情被撩拨得只好惆怅，再惆怅。愈惆怅，思念当是愈无边际了。

与吴文英的《风入松》主题和写作手法相类似的，还有“北宋的贾宝玉”——晏几道的一首《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晏几道《临江仙》

整首词很清丽，氤氲着一种淡淡的伤春思春的情绪：

“每次梦后酒醒，我都只看见人去楼空，孤寂困锁；每次梦后酒醒，我都只看见门帘低垂，悄无声息。多么缠绕人哪，去年春天离别的愁恨，恰巧又在此时滋生。凋残的百花中，只有我一人孤独地站着凝望；霏霏的细雨里，春归的燕子却在亲亲热热、双双翱翔。

“记得与歌女小蘋初次相见的时候，她身穿画着两重心字图案的罗衣。她弹奏琵琶，脉脉含情地对我倾诉着自己的芳心。如今，却只有当时曾见证过我们纯洁爱情的一轮皎洁的明月还高挂在空中。正是它，当年也曾照着像朵冉冉的彩云一样的小蘋归去了呀！”

与吴文英的《风入松》一样，《临江仙》同样是从男子自身的角度直接喟叹思念，也同样细致地描绘了属于两人之间刻骨铭心的“浪漫产物”——“两重心字罗衣”。

宋代妇女衣裙上有“心”形图案，类似小篆的“心”字。欧阳修《好女儿令》词也有“一身绣出，两同心字”之语。晏几道词中的“两重心字”穿在小蘋身上，却别有一番撩人的情思。小蘋是一个歌女，是晏几道在《小山词·自跋》中提到的“莲、鸿、萍、云”中的一位。晏几道好以属意者的名字入词，小蘋就是他笔下的一个天真烂漫、娇美可人的少女。当时小蘋穿着薄罗衫子，上面绣有双重的“心”字。羞涩的小蘋虽然初见羞涩，但还是借琵琶美妙的乐声，传递出敬仰爱慕之意。

弹者脉脉含情，听者知音沉醉。而小蘋身上随风飘扬的双重心字罗衣，更传递出了羞涩的小蘋，芳心暗许，渴望日后心心相印的绵绵情思。

世间很多的爱，或许只发生在刹那间。而在美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如今整容化妆成为潮流的时代，美女们更是姹紫嫣红，千芳竞秀。一个女人单凭外表的秀色，并不能那么容易地让男人在刹那间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所以，女人必须还要学会耍点狡黠，借助一些小小的道具，让自己一出场，就鲜活地定格进男人的心坎。像《风入松》中的女子，穿双象征恩爱的鸳鸯鞋赴约、荡秋千；像《临江仙》中的小蘋，则穿着两重心字罗衣，弹奏琵琶倾诉相思之情；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曲葬花词，唱得宝哥哥共粉泪，两簌簌。

大凡聪慧的女子，都善用自己的智慧。在初相识时，就营造出专属于两人的“浪漫产物”，而往后，即使许多情事，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但初相识时的第一印象却能永志于心。就像张小娴《就在一瞬间》里说的那样：有些情意，转瞬即逝；有些情意，得以延续，发展成爱情。长路漫漫，最后也许会消逝，但你不会忘记，你在一瞬间爱上一个人，那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

萍水相逢，华美如花

电影《海上钢琴师》中有那么一个片段：某个夜晚，坐在钢琴前的钢琴师 1900，偶然一抬眼，却看见圆圆的蓝蓝的邮轮舷窗外面，一个豆蔻年华的美丽少女，正斜倚着舷窗，不经意地驻足回眸。微微的海风撩拨着美丽少女那柔柔软软的金发，少女粉润润的面庞和鲜艳艳的红唇，是那么年轻，那么纯净，那么古典……1900 的目光长久地凝注在这美丽少女的身上，一种腼腆的爱与欢喜油然而生。于不知不觉中，1900 弹奏出了恬静又恍如天籁的钢琴曲。但直到目送少女的身影渐渐远去，1900 却不曾透出心中那缕腼腆的暗恋情绪，唯有这悠悠的钢琴声，在寂寞中，弹唱着这淡淡的，却华美如花的倾慕。

其实，世间男女之间的相遇相逢，产生的浪漫有很多种，但其中有一种，蕴含着淡淡的倾慕，抑或是暗恋，却是那最纯净最古典的情感。古典的爱可以在寂寞中无声地生长；纯净的爱也可能会有创伤，但大都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性，更限于一种倾慕的境界。因为原本没有什么私心，所以倾慕仿佛就是为了唯美而存在。因而，当很多的暗恋与倾慕在心中抽根发芽，渐渐占据了一个人的胸膛之时，往往漫溢出来的，却是一如《海上钢琴师》里那种风流华美的诗情画意。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

——贺铸《青玉案》

北宋词人贺铸晚年退隐至苏州，在城外十里处横塘有住所，词人往来其间，曾偶遇一妙龄女子，便生了倾慕之情。想来，这妙龄女子，正值锦瑟华年，一定长得很美，而且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是“回头率”很高、一眼难忘的那种。其步履轻盈，姿态美好，仿如曹子建当初《洛神赋》中所描写的洛神那种韵味——“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所以，词人匆匆一见之后，目不转睛地目送美丽女子渐渐远去的身影，不禁思恋入心，开始设想女子这么美好的如梦如烟的青春年华，是与

谁一起度过的？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于是，便写下了这首风流蕴藉、感人心扉的《青玉案》。

词人感叹说：“佳人的玉步不再来到我栖身的横塘，我只能无助地伫立凝望，目送那散发着芳香的尘埃随佳人远去。但现在不知佳人与谁相伴，共度这锦瑟般美好的年华？是在那明月映照的小桥上，是在那百花争妍的庭院里，是在那雕饰着连环形花纹的窗前，是在那富丽秀美的朱门下。唉！哪儿才是佳人你停驻的地方呢？唯有春风春水，才知道佳人隐秘的居所吧。

“天上的飞云在空中轻轻地拂过，春天长满香草的小山坡在暮色中若隐若现。佳人一去而不复返，我只有用彩笔写下肠断魂销的诗句。如果要问我的闲愁闲恨有多深多长？就像那一川烟雾迷茫的芳草，就像那满城随风飘转的柳絮，就像那梅子泛黄时绵绵不绝的丝雨——真是无边无际、无缝无隙、无终无始呀！”

愁闷本来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但贺铸择取江南春景中三种典型的意象“萋萋芳草，飘飘柳絮，丝丝细雨”来描绘自己的愁苦，营造出了一种凄美哀婉的意境，让抽象的愁情也变得可触可感了。特别是最后一句，用“梅子黄时雨”来形容愁闷，更使人感到愁闷似有若无，却又渗透一切，能把人粘住而无法摆脱。难怪，贺铸会因此词，获得了“贺梅子”的雅号。

而词人描绘佳人与谁共度锦瑟般美好年华的地方，虽然只八个字：“月桥花院，琐窗朱户”，但却璀璨绚烂，令人心醉神迷。想想呀，生活在有雕花窗子的朱阁里，每天桥上踏月，院落赏花，这样的生活美得多有小资情调呀。按现在的说法，就像那些嫁入豪门的漂亮女明星们，她们居住在一个临水的幽美之处，有香艳的闺房，精美的花园，以及人们无法知晓的隐秘生活。看来，贺铸还挺有狗仔队的想象精神的。当然，词人这种狗仔队精神，与现在那种像蚊虫一样贴身紧盯，让人恐惧和讨厌的狗仔队不同，词人只不过把美人置于一种想象的梦境罢了，说得时尚与暧昧点，就是一种“意淫”的境界。

“意淫”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的一个语汇。在小说中警幻仙姑给“意淫”下了定义，她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而贾宝玉呢，她认为脱俗的，是超越皮肤滥淫的，警幻仙姑说：“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吾辈”即是仙界众仙姑们，把贾宝玉的这种痴情，推之为意淫。“推之”就是推崇为，可见“超越皮肤滥淫”的“意淫”，这不是一般俗人所能具有的美好品质，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崇的优点。脂砚斋把《红楼梦》的“意淫”解释为“体贴”，如今，“意淫”（缩写 YY）一词被新体网络文学广泛应用，其意虽多为贬义，却含有美好但不切实际的幻想之意，是属于精神层面上的一种生活态度。贺铸在《青玉案》里的“意淫”便是属于这一种。情痴的词人，为情所困，为那不曾再来到自己栖身的横塘住所的佳人，幻想出了一处风流妩媚的香艳之所，日日过着“桥上踏月、院落赏花”的小资生活。其体贴、其关爱，也可谓“于其心有戚戚焉”了。

为一睹芳容，他在佳人必经的路旁，望眼欲穿、守候多时，这样的情痴，在当下，想必也不会少。而 800 多年前的贺铸，面对同样的一面之缘，却一气呵成，挥笔写下了《青玉案》，记载下他那段刻骨铭心的相逢。词随情生，情随词传，让后人感慨唏嘘不已。如果当下的少男少女们，也能将自己的情痴之感，升华为缠绵悱恻的词曲、文章，我们的文坛、诗苑该能吸引到多少热烈的眼球啊。

同样生活在北宋的苏轼，也曾为一面之缘的一位女子，替友人写下了一首风流华美的《江城子》。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苏轼《江城子》

此词为熙宁五年至七年（1072-1074），苏轼于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著名词人张先同游西湖时所作。据《墨庄漫录》卷一记载：东坡与客人同游西湖，其中二人有服。湖中有一彩舟，载淡妆妇女数人，其中一位三十余岁的正在弹筝，特别美丽。二客竟目送之。曲未终，彩舟已远去。东坡戏作此词。

凤凰山下，雨后初晴，云淡风轻，晚霞明丽。一朵荷花，虽然已过了最佳的花期，但是仍然美丽、纯净。什么地方飞过来一对白鹭，它们似乎也有意来倾慕这醉人的美丽和芳菲吧。

忽然听见江上弹起古筝，唱起哀伤的调子，琴声里传递出丝丝的苦情，又有谁，忍心去听呢。烟霭为之收敛了美丽的妆容，云彩也为之收起了漂亮的色彩，这曲子，就好像是湘水女神正在奏瑟，倾诉自己的哀伤。我们多想等一曲终了，去问问弹奏者是何人，去问问她弹奏的曲调为何这样哀怨？可是，随着江上古筝的袅袅余音，弹筝的女子已经飘然远逝，只见青翠的山峰，仍然静静地立在湖边，仿佛那哀怨的乐曲仍然荡漾在山间水际。

哪个才子不爱慕佳人？虽然女子已经三十多岁，嫁做他人之妇，用现在的潮流说法，已经归属于熟女熟妇级别了，但这个熟妇，淡妆娴雅、风姿动人，依然魅力异常，就好像那朵荷花一样，“开过尚盈盈”。萍水相逢的刹那，撩拨起了苏轼友人的倾慕之心。传说，帝舜二妃娥皇、女英死后成为湘水之神，屈原《远游》有“使湘灵鼓瑟兮”之句。而在此词里，苏轼盛赞熟妇弹奏的筝声，哀怨动人，非人间所有，只能是出自像湘水女神那样的神灵之手。《墨庄漫录》里说“二客竟目送之”，喻指苏轼的二位友人见弹筝女子实在太美，竟目送之，当彩舟在眼前驶过之后，两人的眼神还收不回来，整个人则是一副呆视不动的情状。友人的倾慕之情可见一斑。不单是苏轼的友人，你看，曲终人不见了，两岸青翠的山峰也还像词人和他的众位友人一样，陶醉在熟妇的古筝声里，静静无语。美人、美花、美船、美声、美筝、美山，一切的一切，都勾勒得美不胜收。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首词，还有一则直接归为苏轼本人的浪漫风流传说。《瓮牖闲评》卷五有云：东坡与刘贡文等同游西湖，一美妇乘舟至，见东坡，自言：“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避罪而来。善弹筝，愿献一曲，辄求一小词，意为终身之荣，可乎？”东坡不能却，援笔赋此词与之。

苏轼才高八斗，名扬宋代，但为人宽厚闲适，还一生为情所累，这样天王巨星级别的男人，当然多人仰慕，粉丝一大片了。在这些超级粉丝中，自然不乏女追星族，寻找恰当的时机向苏轼示好，就像现在很多的追星族一样，日夜跟踪和打听巨星们的一切行踪，以期盼能亲手送上一束鲜花什么的。而《瓮牖闲评》里的那个漂亮的女追星族，其追星的激情与狂热，比之现在的追星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女追星族，从小追到大也罢了，如今都已嫁作他人妇了，也还没有停止追星脚步。这一次，她好不容易逮着了个机会，可以与心目中的巨星苏东坡进行“零距离”的接触，自然就痛痛快快地把对苏学士的一番仰慕之情倾吐而出。女追星族说：“小女子我自幼就仰慕苏大人的高名。因为一直呆在闺房里，从来都没有机会见过您。如今我长大了，已嫁为人妻。我听说您今天来游西湖，便特意赶来，也顾不得怕公公婆婆怪罪我不守妇道了。今天终于见到您大人，乃小女子三生之幸。小女子我善于弹筝，就让我为您演奏一曲，以表达我的仰慕之心吧。我只恳求您在我弹奏完这支曲子后，赐我一首小词，作为我终身的荣耀，不知您能否应允？”面对这样痴情、长情的追星族，巨星又如何好拂人家的意？况且，这个女追星族，不仅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筝。于是，一生为情所累的苏轼，当即就作词一首，送于追星族留念。

虽然《瓮牖闲评》所记的这个传说，似属无稽之谈。不过，手痒痒者添点花边，也实属正常。毕竟，这一种纯真的萍水相逢，蕴涵腴腆的爱恋与喜欢，日复一日，当它深埋藏于心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难得的回忆，一份难得的“蜜甜的忧伤”。